

石  
头  
记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作家出版社

曹雪芹 著  
脂砚斋 评  
邓遂夫 校订

甲戌校本

(修订版)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 甲戌校本

(修订版)

曹雪芹 著  
脂砚斋 评  
邓遂夫 校订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曹雪芹著;邓遂夫校订.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  
ISBN 7-5063-2020-7

I.脂… II.①曹雪芹…②邓… III.章回小说-中国  
-清代 IV.I24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2212 号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修订版)

---

作者:曹雪芹 脂砚斋

校订:邓遂夫

责任编辑:王宝生

责任校对:邓榕非 刘文利

装帧设计:蒋 艳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330千

印张:12.5

插页:6

印数:36001-42000

版次:2000年12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2版

印次:2004年4月第5次印刷

ISBN 7-5063-2020-7/I·2004

定价:25.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甄士稀逢贾化繁九重  
 昏瘴一开轩迴端剥復  
 曾无滞代谢新陈自有  
 源在缶鸣时旗眩乱脂  
 毫苦处字翩翩横空  
 忽覩环编出 甲戌庚辰  
 总纪元

时在庚辰大雪节

周汝昌



昌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为本书题诗手迹(以盲书写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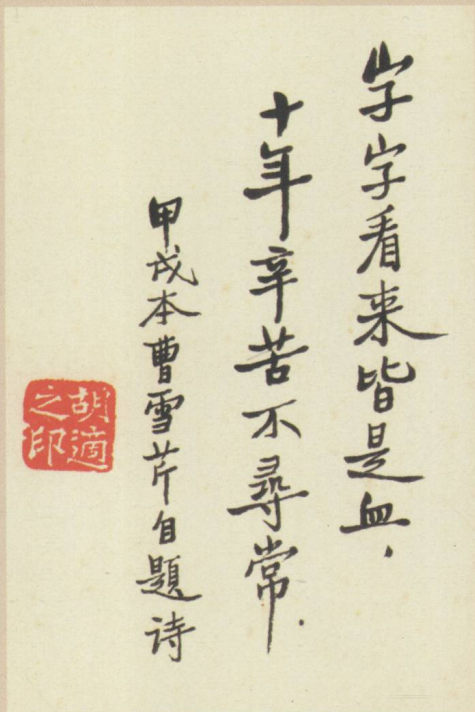
甄士稀逢贾化繁 九重昏瘴一开轩  
 回环剥复曾无滞 代谢新陈自有源  
 瓦缶鸣时旗眩乱 脂毫苦处字翩翩  
 横空忽睹珍编出 甲戌庚辰总纪元

时在庚辰大雪节 周汝昌书

甲戌本发现及收藏者、新红学派  
 创始人胡适先生(1891—1962)在  
 甲戌本上的题词：

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

甲戌本曹雪芹自题诗



现藏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甲戌本原件  
 封面题字系胡适手迹。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凡例

紅樓夢旨義是書題名極  
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  
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  
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會已點晴  
矣如寶玉作夢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  
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晴又如賈瑞病跛  
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鑿風月寶鑑四字  
此則風月寶鑑之點晴又如道人親眼見  
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  
來此則石頭記之點晴處然此書又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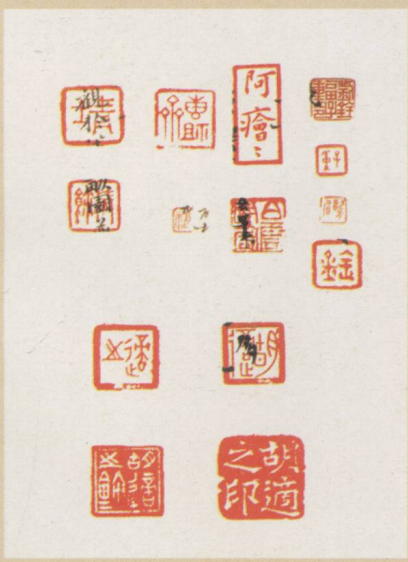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 賈雨村風塵鍊骨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  
荒唐細語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  
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  
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  
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  
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正巧剩下一塊未  
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  
之後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  
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而來生得

妙自瑤池有情  
飛散無情  
妙自瑤池有情  
飛散無情

甲戌本凡例及第一回首页书影  
现存的11种《红楼梦》脂评抄本，除  
甲戌本外均无此凡例；第一回首页的  
面貌也与其他各本迥然有别。  
凡例一、二行中的“多”、“红楼”、  
“鉴是”五字，系胡适补书。



甲戌本印章集锦



并淡亦待畫事意  
覓青鏡空而顧石  
死余不過顏頰和  
尚何恨

今而後惟慮造化  
主再出一世一脂是  
書何本余之亦  
大快遂心于九泉  
矣  
甲子日流筆

全兩幻情之至莫如  
此今探來塵卷其  
後可知

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  
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設云應仙也年方三歲一日  
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至手倦拋書伏几  
少憩不覺朦朧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  
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  
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  
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  
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趣此機會就將此蠢  
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  
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  
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  
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

甲戌本第一回書影

此兩頁上的朱眉批，對於證實《紅樓夢》作者確為曹雪芹，以及證實曹雪芹在書未增補完成時即溘然長逝的確切卒年等方面，極具史料和研究價值。



①此下十五字，嫌太

若云雲并披閱增刪

然後開卷至此篇

楔子又徐誰撰是見

作者之筆發釋之

甚後文如此處者不

少這正是作者用

過家烟雲撲糊成現

者萬不可被作者瞞

了方是巨眼

真。後之甄室玉借

此音後不註

能解者方有半醜

之決定成此書壬午

深夕書未成音為

深書而逝余嘗哭

滿紙荒唐言

都云作者痴

至脂硯齋

甲戌抄閱再評

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

陷東南這東南一隅

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

外有十里街內有

廟因地方狹窄

家鄉官姓甄名費

深明禮義家中雖無甚

為望族了只因這甄士

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

一把辛酸淚

誰解其中味

至脂硯齋

甲戌抄閱再評

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

陷東南這東南一隅

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

外有十里街內有

廟因地方狹窄

家鄉官姓甄名費

深明禮義家中雖無甚

為望族了只因這甄士

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

此是第一首標

題詩

以石上所記之文

是金陵

妙極是石頭口氣惜米類不遇

又言人情總為士隱火後失華

糊塗也做話從此真焉

託言游其事隱去也

本地推為望族榮則天下推為望族

自為最貴上人便可作是書之朝代年紀失提焉

不則榮國大族先焉

風日風俗來

情性賢叔

推地

樂到是



紅樓夢雖說從曲而達微而顯頗尋史家俗余尚讀世所刊本輒逆  
 以已意恨不得款者一譚時此册私幸予言之不謬也  
 子重其實也  
 青士補餘同視餘  
 乙丑孟味

乙丑五月十四年 (1865)

紅樓夢非但為小說即開生面直是另一種  
 筆墨皆人自生有窮新法予想夫書合則  
 宜而法猶古法工記也紅樓夢實之也  
 夫去書之志藝全取類皆其書也



近日又尋妙夏軒于批十二巨册讀相逐覽而於紅樓夢  
 味之不深矣  
 此批丁卯夏借于鄂州知州呼大曾刻於御書  
 中為文記

阿容

史與劉銓福

字子重是北前  
 藏書家也初題  
 此本在同治癸亥  
 (一八六三)五月廿日  
 張年在同年他最  
 松疏在戊辰(同  
 治七年) (一八六八)

李伯正郎中言前叔平履得在左而在胎批之文不用  
 紅樓夢終一致擊者世之取非癖人說夢一  
 種及之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類乃之激憤不  
 得與之怪而不之強一彈唱了此本是不致記  
 真本批者多當日擊故得之詳也  
 胎破者皆非同時人日擊種之事故批其本不從  
 胎度原日之利本有非同處多留身面性正右  
 老海內收藏家亦有副本願抄補全三列

胡適




甲戌本早期收藏者劉銓福  
 (號白雲吟客)于同治二年  
 癸亥(1863)寫在甲戌本  
 上的跋文手迹  
 此兩頁朱批皆為胡適所作。

劉銓福于同治七年(1868)寫在甲戌  
 本上的跋文手迹  
 旁邊的跋文為甲戌本兩位借閱者濮文  
 暹(青士)、濮文昶(椿余)兄弟于同治  
 四年(1865)所作。

刘铨福写给孙桐生的书信墨迹  
 四川绵阳孙氏后人收藏  
 冯其庸 摄

林聚生之鐵筆下超然  
 歎不鐵吟踏船三字朱白  
 文供下不識許之先此曰下  
 心以雨先生  
 心不言再存




孙桐生(号左绵痴道人)于同治五年丙寅(1866)写在甲戌本上的墨眉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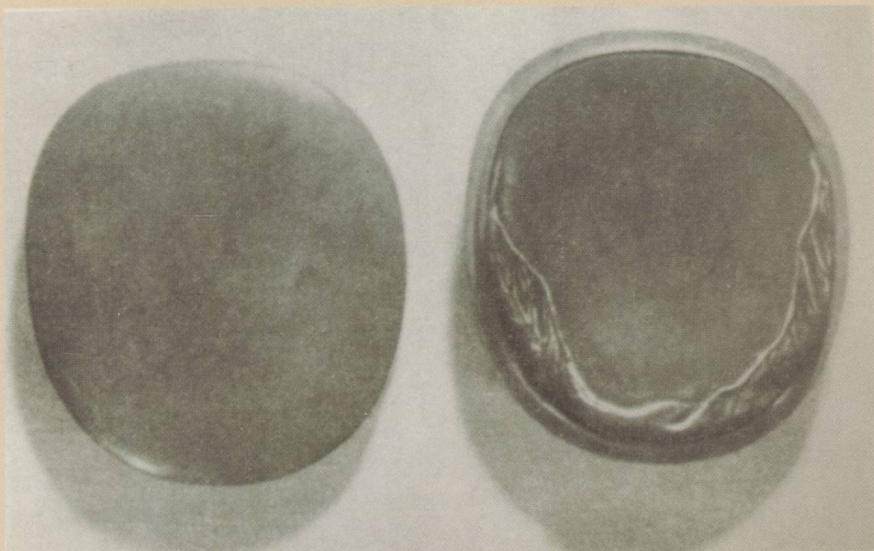
予聞之故老云  
 賈政指明珠而  
 言兩村指高江  
 村蓋江村未過  
 時因明珠之僕  
 以進身益膺奇  
 福擢頭銜及納  
 蘭執既反權并  
 而不石馬玩此充  
 景則室左之為  
 容若無疑請  
 以省之知人論世  
 者  
 同治丙寅季冬  
 月左綿痴道人  
 記

遂同  
 村另  
 日到  
 小童  
 賈政  
 親魁  
 下士  
 此優  
 之日  
 陵應  
 登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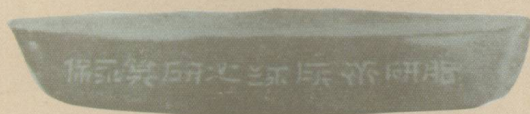
華墨與  
 紫中減  
 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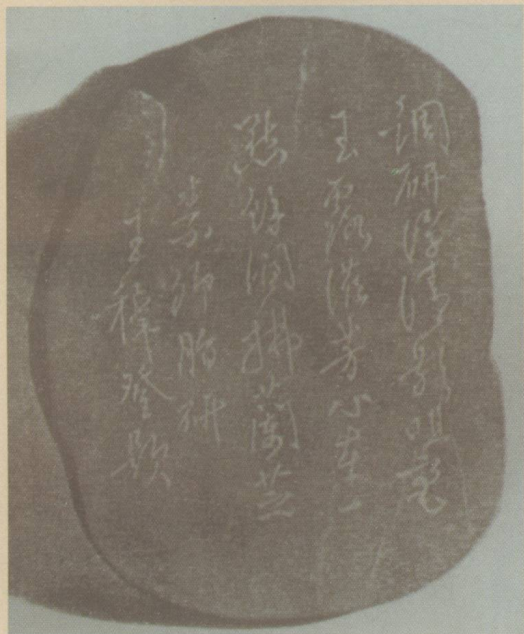


脂砚斋阅评《红楼梦》所使用的“脂砚”(左为砚盖)



砚侧刻字：

脂研(砚)斋所珍之研其永保



砚背题诗：

调研浮清影 咀毫玉露滋

芳心在一点 余润拂兰芝

素卿脂研 王穉登题

(据《文物》1973年第二期)

此砚原为明代江南名妓薛素素(号素卿)之物。砚盖内刻有薛素素小像一帧。砚背所刻题诗为明代著名文士王穉登手迹。砚匣底部刻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字样。此砚1955年发现于重庆，曾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藏，“文革”中被江青调看后下落不明。

# 目 录

序.....	周汝昌/1
走出象牙之塔	
——《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导论.....	邓遂夫/11
《红楼梦》脂评本源流示意图.....	69
校勘说明 .....	71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凡例 .....	77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	80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	100
第三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	115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	137
第五回 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 .....	151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	173
第七回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	189
第八回 薛宝钗小恙梨香院 贾宝玉大醉绛云轩 .....	206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	226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	239



第十五回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251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262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279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蜜意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96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312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326
附录一：影印甲戌本上可以见到的跋文		
	刘铨福跋	349
	濮文暹、濮文昶跋	350
附录二：影印甲戌本上被胡适删去的跋文		
	胡适跋一	352
	胡适跋二	352
	胡适跋三	352
	俞平伯跋	353
	周汝昌跋	353
附录三：		
	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	胡适/355
附录四：		
	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	胡适/358
	初版后记	379
	再版后记	384
	跋语	周汝昌/391

# 序

周汝昌

## (一)

与遂夫因红学而相识，转眼二十年矣。犹记贵阳一会，他的《曹雪芹》歌剧演出，颇极一时之盛。雪芹之影，见于舞台之上，此为创举，史家应记一笔。他也有专著问世，曾为制序。如今他又出示新书稿，为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作出一个校勘整理的印本，嘱我略书所见，仍为之序。此事辞而不获，复又命笔——执笔在手，所感百端，感触既繁，思绪加紊。故尔未必足当序引之品格，先请著者读者鉴谅。

辞而不获者，是实情而非套语。所以辞者，目坏已至不能见字，书稿且不能阅，何以成序？此必辞之由也。其不获者，遂夫坚请，上门入座，言论滔滔，情词奋涌，使我不忍负其所望；加之一闻甲戌本之名，即生感情，倘若“峻拒”，则非拒遂夫也，是拒甲戌本也——亦即拒雪芹脂砚之书也，是乌乎可？有此一念，乃不揣孤陋，聊复贡愚。言念及此，亦惭亦幸，载勉载兴。



甲戌本《石头记》是国宝。但自胡适先生觅获入藏并撰文考论之后，八十年来竟无一人为之下切实功夫作出专题研究勒为一书，向文化学术界以及普天下读者介绍推荐（所谓“普及”）。它虽有了影印本，流传亦限于专家学者而已。今遂夫出此校本，以填补八十年间之巨大空白，其功如何，无待烦词矣。

甲戌本是红学的源头，正如《四松堂集》与《懋斋诗抄东皋集》是曹学的源头一样——我自己久想汇集二集的不同抄、印本（四松有三本，懋斋有二本），加以校整笺释，命之为《寿芹编》；然至今未能动手。举此，以为可供对比，遂夫有功，我则无成也。

甲戌本，有原本与“过录”之争，有甲戌与“甲午”之争，有十六回与不止十六回之争，复有真本与“伪造”之争。也许不久还会有“新争更新争”出来，亦未可知。遂夫似乎不曾因此而有所“动摇”，保持了自己的见解，并为之下真功夫，使成“实体”，而非空言。

有人硬说甲戌本之称是错误的，只因上面有了甲午年的朱批而大放厥词。他竟不晓：某年“定型”之本，可以在此年之后不断添加复阅重审的痕迹。说“甲戌”，是指它足能代表甲戌年“抄阅再评”的定本真形原貌。这有什么“错误”可言？至于也有一种主张，说此本定型时只写出了十六回，甚至认为中间所缺的回数，也非残失——雪芹当时即“跳过四回”而续写的。……

我觉得这类看法很难提供合乎情理的论证。

“真伪”之争的先声是大喊大叫：《凡例》不见于其他抄本，乃是“书贾（gǔ）伪造”云云。后来发展，就出现了认为甲戌本正文、批语、题跋……，一切都是彻底的假古董，

本“无”此物；而且脂本诸抄，皆出程高活字摆印本之后，程本方是“真文”。

对于这些“仁智”之见，遂夫在本书中自有他自己的评议。

甲戌本是红学的源头，自它出现，方将芹书二百年间所蒙受垢辱一洗而空，恢复了著作权和名誉权。

于此，已可见红学研究是如何的重要与必要。

于此，也可见红学研究是一件多么复杂、曲折、艰苦、孤立、“危险”的工作。

甲戌本之得以保存无恙，也有很大的传奇性与幸运性。我是局“内”人、亲历者，知之较详，它处略有所记，兹不重述。

1948年之夏，我从胡适先生处借得甲戌本后，亡兄祐昌一手经营了一部甲戌录副本，以供不断翻阅研读——为了珍保原书的黄脆了的纸页。当时经验一无所有，等于盲目寻途，抄毕只能用“一读一听”的办法核对了一下，对许多的异体书写法，不能尽量忠诚照写，此为疏失，因此乃原本一大特色，十分重要，甚至可以透露若干雪芹原稿书法的痕迹（请参看拙著《石头记鉴真》，华艺出版社再版时改为《红楼梦真貌》）。

甲戌本当然也是“脂学”的源头，因为有正书局石印戚序本虽然早已出版，却不为人识，尤其戚序本已将“脂砚斋”名字的一切痕迹删净，“脂学”的建立只能等到甲戌、庚辰二本并出之时了。但我还是要着重表明：甲戌本的重要价值，远胜于庚辰、己卯之本。

我写了这些的用意，归结到一点：遂夫首先选定甲戌本



而决意为之工作，为之推广普及，是一件有识有功的好事，必能嘉惠于学林，有利于红学。无识，则不会看中“甲戌”；无志，也不会将此工作列为平生治“红”的一项重要课程。

二百多年了，曹雪芹的真文采真手笔一直为妄人胡涂乱抹，其事最为可悲。程、高之伪篡偷改偷删，不必再说了，只看这甲戌本上另一个妄人的浓墨改字的劣迹，就足令人恶心了，他自作聪明，不懂雪芹原笔之妙义，奋笔大抹；然而也有人见赏，以为改笔是“真”是“好”。

说世上万事万态，只是个现象而已；根本问题，乃是中华文化的大问题——教养，修养，素养，功夫，水平，涵咏之功，积学之富，灵性之通，性分之契……许多因素，是研治红学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这已经是文化层次高下深浅的事，而绝非什么“仁智”之见一类俗义可为之强解诡辩的了。

我有一个不一定对的想法久存心里：胡适先生收得宝物甲戌本，虽多次题记，却未作出正式的集中的深入研究成果，不知何故？如谓他胜业甚繁，不像人们所想的以红学为至要，故搁置而难兼顾，那么他可以指导友辈门人等协助为之，但也未见他如此安排，反而晚年还是津津乐道他的程乙本。这确实让我疑心他是否真的识透了甲戌本的价值？

甲戌与程乙，文字有霄壤之别，他却似乎并不敏感，反以程乙为佳——我不愿对前贤多作苛论，惟独这一点我真觉太不可解。甲戌本之未得早日出现整校本，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现在这个校本的问世，也可以表明：红学的出路虽然也需要“革新”与“突破”，而没有基本功的“新”与“破”则是假新假破；不务实学，醉心于高调空词，以为已有的红学研究之路都是陈旧可弃和多余可厌的“歧途”和“误区”，此